

風生不談笑

染文弄



千秋

出版资料

千秋卷四	风生不谈笑
作 者	梅雨天
封面设计	赖仕宏
内页设计	沈小珍
校 对	叶永顺
出 版	千秋事业社 TIMES CREATIVE 27-B, Jln. Khoo Teik Ee, 55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发 行	傅兴汉
印 刷	太平印务（吉隆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SENTOSA (K.L.) SDN. BHD. 17 & 19, Jalan Brunei Barat, Off Jalan Pudu, 55100 Kuala Lumpur. Tel: 2423755 (3 lines)
出版日期	1992年5月1日 初版壹千本
初版售价	马币柒元正 M R 7.00

尊重版权、请勿盗印

欢迎邮购、谢谢雅赏

梅雨天/他

君若喜欢阅读文学作品，而且也关切马华文坛的情况，你当会有印象，曾经有一位杂文作者为了反击批评者，指对方为“空头批评家”，而梅雨天就是那位批评者的另一个笔名。

梅雨天／除了写拉拉杂杂的东西，也写过诗与一点点的小说。

“我是麻坡人。”这是他经常挂在嘴上的话。

最近，他常说：“我已退休了。”因为，他是出生于一九三六年。现已年逾五十岁了。不过，他现在还是某报社的副刊组主任。

他出版的个人集子，这本书是第四本。

如果还有什么可说的，便是他“没有什么组织关系”——这是国外有一位准备编纂“海内外华文作家辞典”的人，要他提供资料，他“夫子自道”的话。

此亦即是说：他在做的是以“一个人”在讲他的感受与意见。

如此，如此而已。

1992 · 03 · 30

目录

前言	。。1
第一辑	。。3
挑战	。。5
经济蛋糕与搞控股	。。7
本性难移	。。9
咖啡鸟。四角	。。11
民主。难民	。。13
歧见。体育运动	。。15
三万与五百	。。17
法安在？	。。19
隔山观战笔记	。。21
多了一百九十万元	。。23
烽火边缘絮语	。。25
矛盾的现象	。。28
蒙羞之外	。。29
大选前奏的感触	。。31
政治的联想	。。33
笑面的意味	。。39
是否这样就算了？	。。41
由人云亦云说起	。。44
丑陋。好处。坏处	。。47
非法移民。红身份证	。。50

信心危机	。。53
第二辑	。。57
文人。悲哀乎	。。59
好妙的比喻	。。62
非简化方块字的错	。。64
想起孔乙己	。。65
看文协书展	。。67
言论。行动	。。69
会考虑自己行动吗？	。。70
不解的疑问	。。72
无可奈何	。。73
由逃兵说起	。。75
矛盾。统一	。。79
矛盾中的统一(附录)	。。81
不公平的评论(附录)	。。83
独特现象(之一与之二)	。。84
独特现象(之三与之四)	。。85
建议之外	。。87
壮举？	。。89
腹何以裹	。。91
文字的偷窃	。。93
事实。强权	。。95
其说不圆	。。97
天下文章一大抄	。。99
插曲。疑问	。。101
本名与笔名	。。103
回望荣誉	。。107

永乐为朋友护短	。 。 111
关切与质疑	。 。 113
第三辑	。 。 115
邪教引起的疑问	。 。 117
由一窝蜂说起	。 。 121
与麻木无关	。 。 123
麻木	。 。 124
散沙与团结	。 。 125
堕落。封建	。 。 127
关切。糊涂	。 。 129
罪犯严重？	。 。 131
横刀。夺爱。勇敢	。 。 133
默然失色乎	。 。 135
我要祝福	。 。 137
我们应该反省	。 。 139
假药惑论	。 。 141
幽默。发福	。 。 143
声调一样而已	。 。 145
乌鸦问题	。 。 147
且说落井下石	。 。 149
结社的妙处	。 。 153
挟团体以令天下	。 。 157
这个时代	。 。 159
人的劣根性	。 。 163
顾全大局	。 。 167
后记	。 。 171

前言

准备出版一本杂文集，这是很早的事，大概是在筹划出版《墨笔丹心》的时候。但因为《墨笔丹心》出版后，销售得很慢，至今，还有近四百本存书。《墨笔丹心》印刷一千五百本，至少有十分之一是赠送予朋友存念与指正，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劳动了不少朋友，加上出版社及白屋书坊的推销，却只推销了七百本左右。这是十分出乎我的预料的。因此，我将出版杂文集的事，置诸脑后。

我曾经有不少想做的事，由於各种原因，经过时间推移后，竟不知不觉地忘了。过后想起，想做的时候，却又因为“时过境迁”，或别的因素，不是失去了做的意义，就是欲为已不可为了。

关于这一层，我一直有一种对不起自己的感觉，而且是无法挥弃，给自己带来了很愧然与怅然，对于生活、思想与情绪都有显著的影响。

为了减少这方面的缺憾，我在今年四月中旬，应国外某文艺活动的需要，应命写自我介绍时，就作了出版杂文集的预告。

白纸墨字，自己预告出版杂文集，如果没有行动，那简直是欺骗人。

欺骗与愧然、怅然的缺憾，这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两者本质完全不同。

于是，我开始翻找乱七八糟的剪报。找呀找的，除了找出了两三叠几年前以专栏方式所写的，更找出了好些杂杂的东西。读着，读着，我改变了初衷，将那些专栏的作文搁开一旁，决先由那些杂杂的东西，挑选出几十篇来出书。其余的，留待以后有机会再作打算。因此，这不是什么选集。

这样做，当然是基于“敝帚自珍”。

我自珍的是这里面的所见、所闻、所思与所言，都有其针对性与倾向性，而且有所联系。

然而，我知道，它欠缺幽然默识的味道。

虽然，我欣赏谈笑风生，但是我却没有谈笑风生的机智。

在我，风生，却不谈笑。

13-7-1991

第一辑

挑 战

前一段日子，曾有此起彼落的斩白鸡的呼声。呼声虽然似是很正义，而且铿锵有致，甚至有者已发展到敲锣打鼓的阶段，同时引来了很多很多，几乎万头攒动的群众。不过，好戏并没有演成，最后都是以闹戏收场。

近期来，也有叫阵的事。

先是黄昆福医生在与吴清德博士作一场公开辩论。黄昆福医生的挑战，立即获得吴清德的响应。据说（报上报导）：吴清德博士还表示：公开辩论的语言，华语，英语，与国语，听凭黄昆福医生选择。这也就是说，吴清德博士精通华英语，他准备以其中任何一种语言，与黄昆福医生作公开辩论。不过，在同一则新闻内，吴清德博士也表示，马华与民政都是国阵的成员党，也即是一家人。一家人的两个成员（领袖），公开进行辩论，有碍家声。

接着是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吉祥，向马华总会长李三春发出挑战：在李三春到民主行动党所属的任何一个国会选区，去与他竞选。李三春迄今尚未动声色，看来是不予理睬。

据我个人间接又间接的印象，黄昆福医生与吴清德博士两人，都是很得人望的华人领袖，而且又都是饱学之士，假如他们真的能进行一场公开辩论，诸如针对政党与经济（做生意）的关系，以及谁在为华裔服务等等问题，将各自的看法详细地摆出来，那实在是一件好事与盛举。因为，这一来，

一定可以澄清许许多多的人在有关方面所怀有的怀疑。如果通过这么一场辩论，能够导致两者之间互相取长补短，甚至互相激励，那又是芸芸众生的大幸。

可是，他们的挑战与应战，却只闻其声，未见人出来。

挑战，挑战。

如果只是只闻声音，不见有人站出来，那么，应该是可以休矣了。

因为，这样的挑战，不但浪费报纸的纸墨版位，以及读者的精力与时间，而且也会损害有关人士予人的印象。至少，我们会认为这些人是喜欢说大话，以及言而无行。

至於挑战而无战的现象，也许前者会以英雄自居，而将后者视为懦夫。

其实，这也只是自我陶醉而已。

因为，英雄的形象不是这样塑造起来的，而是一系列有勇有谋的作为而构成的。

当然，对于挑战听而不闻，也绝非是懦夫。因为，他未受激将法所左右，还没有上阵，说不上临阵逃跑。

8-9-1981

南洋商报〈言论〉版

经济蛋糕

与搞控股

我是经济问题的门外汉。

特别是统计数字，在我看来，更是有如变戏法。比如对什么生活水平，或是物价指数、通货膨胀的统计等等。我听到的说法与实际的感受，往往是“去之千里”，似是云泥两回事。就以白糖来说吧！每斤由七角半涨至一元五分等等，我的感受是它涨了整整四十巴仙。可是，过后有关的统计数字，却可能只告诉我们：通货膨胀率只是几个巴仙而已。

我们用的、吃的各种物品，时不时，神不知鬼不觉突然地涨价了，我们手上拥有的一定数目的钞票，可能买到的东西，逐渐在减少，年头与年尾一比，你不是叹息，而是会吃惊的跳了起来。可是，我们看到的与听到的统计数字，还是完全没有痛苦，其差距不值一顾。

当然，有些物品的价格，前后的差距，确实不大，也就是说涨价的幅度比较小，可是，这些东西，却多是我们所不熟悉，因为我们很少用到它，即使有用，不是久久才用一次，就是买一个，就可以用得很久。

然而，有关的统计数字，却成了一种依据，它限定了我们芸芸众生要求改善生活的限度。

关于新经济政策，我的了解也是很皮毛。我懂得的是它在致力重组我国的经济拥有权结构。它要削减外国资本家“垄断”，让它在经济领域里，只占卅巴仙的百份比，另一方面，是大力扶助土著参与工商业活动，使土著掌握（控制）某些企业机构，以期在百分比上占有卅巴仙，余的四十巴仙分

由非土著的国人所拥有。

至於如何去实现这么一个理想，我则感到茫然。

经济蛋糕非生日蛋糕。生日蛋糕是“免费”由主人分予宾客共享，食多食少视胃口而定。而经济蛋糕，则非生日蛋糕也，只是一个比喻，它更非可予取予夺，悉听尊便。此蛋糕，谁占有多少份，早已名花有主。它如何重新分配呢？

有关这一层，因耳濡目染，近日也好像有点儿心得，而我看到与想到的是：将经济蛋糕“放大”，即其部份主人，找来大批款项，创设企业机构，另立经济天地。各州政府设立经济机构的活动，是为例子之一。二是搞控股公司，征资收购别的主人的拥有权，加大自己的拥有权，如马化集团的做法，便是一例。

搞控股，迄今已然弥漫了我国的空间。创立大企业机构，搞控股，于是，“国民投资”公司将英国的牙直利买为已有；马化集团又收购了南洛园丘。这一来，外国人拥有的经济蛋糕的比率减少了，国人——土著与非土著的华人的份量也相应增加了。

三美维鲁日前大声疾呼，说在新经济政策下，政府迄“无具有意识的努力去确保非土著的四十巴仙能够依照比例的由大马的华族与印族人民平分”。

我不很明了三美维鲁期望的是如何平分非土著（华印人）的四十巴仙的经济蛋糕。但鉴于土著与非土著的华人，在竞相创设大企业机构与控股公司，以扩大本身对经济蛋糕的拥有权，我想：如果三美维鲁有心要为印人平分非土著的巴仙率，而不是坐待不劳而获，那就应自力更生，奋身而起，赶快去搞控股。

搞控股吧！三美先生，“对你有益”。

20-10-1981

南洋商报〈言论〉版

本性难移

我曾不止一次听到下列发自肺腑的话：

“我们搞政治的，实在没有办法，名字是不能不时常在报上亮相，否则，人民便会忘记你……”

政治人物的名字时常见报，这由某个角度看，是表示他们关心时事，社会问题与民瘼。

因此，某些政治人物，不但处心积虑地要使他们的名字在报上亮相，甚至是整天无事做，只是读报纸找问题，于是，这也发文告，那也发文告，评东论西，不亦乐乎。

其实，他们有时昨天批评了什么，今天又在作何呼吁，到了明天，都已忘记了。原因是有关的言论前后矛盾，自打咀吧，都毫无发觉。他们只要名字见报，便心满意足，意气风发，继续寻找别的话题。

我很佩服他们发文告的劲致，也很赞赏他们站在群众面前滔滔不绝的姿态与神情。因为，我是深信有批评，无论如何，对行政的人与广大人民，都不无裨益。原因是这一来，至低限度，便可以启示我们由另一个角度去思考有关的问题与事物。我也相信，“你呼我吁”，即使是陈腔滥调，久而久之，也会引动人民的思路与视线，从而有所认同。

不过，最近却有了新趋势。

这种新趋势是，无论在朝或在野，有一些政治人物的“舆论”，彷彿同仇敌忾了。有许多热衷于发文告与演讲的政治人物，好像都很英雄似的，而彼此既是“英雄”，所见当然便也“略同”了。比

如前些时候，马化掀起的搞控股的热潮，当事者面对历久不衰的“评议”，就是一个例子。论调虽然不同，一种是：敛财啦，征集小市民的钱，进行投机冒险。一种是：认为它不务“政”业，指他们在搞种族性经济。但立意反对则一。

此外，比如在上个月中旬，马华庆祝新大厦开幕，举行系列活动，包括歌唱舞蹈等等表演与展览会，而马华文协也主催了一项一九八一年度的华文书籍展，附带展示中华文物，成为一时的盛会，但有人却批评那是马华在展示财富，也有人指文娱演出与书展，对华文教育，毫无裨益，目的是在转移人民视线。

有人做了某些事，或是正在做某些事，有人提出评议，或是反对，在民主的社会里，这都是很正常的事。

然而，评议的，反对的，如果只是为了“评议”与“反对”而已，也就是说，评议，却不能自圆其说，没有针对事情本身提出分析及评断。反对，但却没有新的建设性的意见，无法使人信服，那么，这却是不好的。它不但会混淆人民的视听，而且也会损害自己的形象。

可惜，为了评议而评议，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政治舆论，一直充斥在我们的眼睛耳朵里，热衷于发文告的政治人物，仍然乐此不疲。

为什么呢？

也许，这就是本性难移。

27-10-1981

南洋商报<言论>版